



跋山涉水，我们去看一场电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实习生 万齐梦

不久前，在福建平潭举办的IM两岸青年影展，在龙王头海滩一个能俯瞰沙滩的咖啡厅，导演王小帅回忆起自己小时候，文化活动很少，看电影属于相当隆重的项目，“需要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去一个固定的地方，看一个没得选的影片，就算放第二遍也要去看”。从这个角度，他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一出生就富贵”，有了很多观影选择。

的确，截至2023年8月底，全国影院的日营业量在1.2万家，仅暑期档就放映了3456万场；即便是IMAX，截至2022年年底，IMAX中国在大中华地区的影院网络遍布210多个城市的794家影院，其中在中国大陆就有762家。

“家门口看电影”在城市已非难事，但是，依然有许多年轻人选择“跋山涉水”去看一场电影。他们或是追寻电影节的方向，或者是为了一场告别青春的首映，或者就是想体验IMAX的光影效果……总之，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

对优质电影的尊重和对影院设备体验感的追求，让今天的年轻人为了追一部电影，可以跋山涉水，近则100多公里，远则1000多公里。总之，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



视觉中国供图

情，一个人的电影节也就不算孤独。”

对于成名已久的导演，电影节也有特殊的吸引力。王小帅没有听过citywalk这个时下网络热词，但他其实一直是这么实践的。他可能忘了和谁聊过创作、在哪儿看过电影，“反正电影人和电影院可能都长得差不多”，但是哪一个电影节有“多好玩”，记得清清楚楚。

他回忆起多年前在土耳其参加的安塔利亚金橘国际电影节：“从酒店窗户望下去，有一个大平台，平台上有一个游泳池，泳池边立着大银幕，人们可以在泳池里看电影。几米外就是沙滩，沙滩很长，隔几十米就燃着一个篝火，篝火边有小小的吧台，摆着吃的……”

平潭是一个海岛县，在海岛办一个青年影展，王小帅最记挂的不是展映、不是颁奖，而是海边的音乐会和派对，“肯定是要先享受沙滩上的一切，再享受电影，得够年轻、够火热”。

“配得上我的十年青春”

因为喜爱科幻和诺兰，加上想去中国电影博物馆打卡，曾艺苑萌生了去体验全国最好的二代激光IMAX GT原版的想法。在“蹲点”了两个星期之后，曾艺苑终于抢到了中国电影博物馆每天放映一场《奥本海默》。当然，她也知道，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从学校去那里，单程要花费近两个小时——先骑单车，再转地铁，最后乘公交抵达——

她到达的时候，刚好赶上检票进场。

《奥本海默》时长3个小时，看到网上评价说电影有一些枯燥，曾艺苑一度担心会有观众中途离开，影响自己的观影体验。“很难得，几乎没有玩手机的人，也没有哭闹的小孩和进进出出的人，电影院全程都很安静。”沉浸的观影氛围和极致的观影效果，让曾艺苑很快投入电影之中。

《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上映的时候，十年漫威迷陈欣怡和朋友疯狂刷手机，只为抢到零点首映场的电影票。“大连市区内几家IMAX影院观影体验好的位子很快卖完了，我恰好看到，普兰店那边有一场满足我所有观影要求的首映，于是立刻买票。”

普兰店离大连市区有70多公里，因为陈欣怡和朋友一行人数太多，所以她们最终选择了坐火车。“先坐轻轨再转火车，坐的还是绿皮火车，总共要花近两个小时。但不会觉得麻烦，你为爱好付出汗水是值得的。”陈欣怡说。

去程，陈欣怡和朋友一直激动地预测着电影的结局。凌晨3点多电影结束，她来不及为自己喜爱的英雄去世而悲伤，就风尘仆仆地奔向火车站，因为早上8点还要回学校上课。“回去的路上大家已经说不出话，可能是奔波太累了，也可能是还沉浸在剧情之中。”下车的时候，陈欣怡和朋友只是拍了拍彼此的肩膀，就回到了正常生活。

“跑了这么远只为看一场电影，你问我后悔吗？答案是完全不后悔。”一场“终局之战”，让陈欣怡等待了多年，追了一部又一部

的电影之后，她更想在第一时间了解这些英雄的结局，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陈欣怡觉得，自己确实可以在市区的IMAX影院买一个前排“凑合凑合”，但不管是从电影本身，还是她为电影附加的情绪价值来说，她都希望有一个配得上这场结局的更好的观影体验。“其实我更多是在为自己的情怀、为自己的青春买单。既然看了，我就要拿出最好状态，这样才配得上英雄们的十年终局，配得上我的十年青春”。

“如果没有电影，我的快乐应该会少很多”

到了杭州工作之后，陈欣怡依旧会转5趟地铁去看一部杜比全景声的《蜘蛛侠》，也会出于热爱，把《封神第一部》陪不同的朋友连刷5遍。在陈欣怡看来，看完一部电影带来的体悟、她和朋友看完电影后的交流、电影给她带来的生活上的变化……一系列连锁反应，都是一部电影给予她的正向反馈。

陈欣怡把自己定义为“电影爱好者”，因为电影自始至终都是融入她日常生活的爱好和消遣。“未来，我可能做不到像年轻时坐着火车去通宵看电影那么疯狂，但还是会有不远千里去看电影的打算。比如明年，我真的很想追一道《封神第二部》的路演”。

对优质电影的尊重和对影院设备体验感的追求，使曾艺苑乐于“跨区观影”。她不会在一部电影一上映就去电影院观看，而是会在查看网友评价、确保自己会获得很好的观影体验后，才奔赴影院。

“看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情。”曾艺苑说。而且，她希望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在学术之路上深造，恰巧《奥本海默》讲述的就是一位物理学家的故事，“我看到影评说，这位物理学家没有完全沉入物理世界，他会看到世界上的其他苦难，这对于想做学术的我来说，是一个榜样”。

曾经有一次期末考试，考完所有科目以后，曾艺苑觉得自己的情绪没有释放。直到看了一场电影《心灵奇旅》，把所有的压力通过电影宣泄出去之后，她才觉得自己的期末真正结束了。

曾艺苑说，自己在需要放松或是有其他情感需求的时候，会特意找一些电影观看，或释放压力，或突破自己，进而去理解一些自己之前不愿意理解的东西，“如果没有电影，我的快乐应该会少很多”。

王小帅不认为非得在一个隆重的大礼堂里放电影，只要有正常的放映条件就行。他觉得，电影节其实只是一个展示平台，对导演来说，接下来的命运是之后的事情，“蛋会不会孵出鸡，鸡会不会长大，那是后面的事”。所以，年轻的创作者来参加电影节，就应该“东看西看、东走西走”，除了关注电影，更应该关注一个地方的气息，包括美食。

每次去平潭，一下飞机，王小帅喜欢直奔海鲜大排档。平潭还有一种特色小吃叫“天长地久”，正好影展期间，王小帅导演《地久天长》正在放映。已经先吃一步的记者向他推荐了这个“同名”小吃，王小帅决定也去尝尝。

文艺片票房遇冷，别先怪观众

太宰，纯粹是电影人的圈内“自嗨”……对文艺片而言，这些批评并不致命，也不会遮挡影片的其他闪光点，但都是缩小范围的“票房毒点”。

除了这些影评性质的声音，也有许多差评，把重点落在影片本身内容之外。在这几部作品中，最先上映的《燃冬》，因为选在七夕节当天上映，让不少冲着小清新爱情片去的观众觉得自己遭到了“题材诈骗”。《不虚此行》引发的争议，则与主演胡歌路演时强调非商业片“也需要票房”有关。很多网友听到这句话，第一反应就是“拒绝绑架”“不要卖惨”。至于《永安镇故事集》，更是把圈内圈外都得罪了一遍——电影制片人面对票房不佳的现实，发微博公开攻击部分差评影评人与观众，随即遭遇舆论反弹。如此种种，显得国产文艺片观众不多、“瓜”却不少，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心中的负面印象。

作为一名电影爱好者，我对商业片和文艺片“荤素不忌”。上文提到的这几部电影，我都去影院看过。一方面，我挺喜欢其中一些表达，对网上的批评意见并不完全认同；另一

方面，我也很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从这些角度对作品展开批评。这几部作品确实偏重作者表达、相对悬浮、不对主流观众的胃口。这并不代表这些作品拍得不好或是不值得拍，但是，影片的主创和投资方对票房成绩也该心中有数，而不是到公映后才哀怨“错付”市场。

抛开个人主观感受，从可信度较高且偏爱文艺片的豆瓣评分上看，这几部遭遇票房滑铁卢的文艺片，都是合格、有亮点，但质量并不过硬的作品。处在这个区间的文艺片，如果不能和大众关注的社会议题形成共振，又不去迎合主流观众的口味，本身就很难出圈。过去，某些国产文艺片的确靠“卖惨”式宣发，取得超出类型预期的票房，但那样的成功很难复制，而且只会越来越让观众产生疲劳感乃至“上当感”。

一个健康、开放的电影市场，当然应该对文艺片敞开大门，给大银幕上的各种表达提供空间和机会，但电影市场从来不会保证、也没有义务保证每部电影都能成功、都能赚钱。拍文艺片不容易，但这既然是主创的表达、主创的选择，主创就要有足够的勇气承担不同的结

用于建设特色防波堤”。

据了解，宁波亚帆中心的用电由15个光伏电站提供，实现100%绿电供电。此外，黄龙体育中心改建过程中产生的9000多吨建筑垃圾，也被破碎处理并分类利用，节约资金约100万元。

杭州亚运会还在边角废料的创新利用上做文章。“我们将吉祥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收集制作成多彩吉祥物，每只都有不一样的拼接色彩，都是独一无二的吉祥物。”曹建松说。

此外，杭州市余杭区传楼博物馆还利用废弃木头和笋衣，创作了“无废亚运”加油鸭，成为

亚运村“网红”，深受广大运动员的喜爱。“我们想通过这只小小的‘加油鸭’向大众传递‘无废亚运’的理念。”传楼博物馆馆长郑芬兰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

“无废”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够完全资源化利用，而是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曹建松表示，自成功申办亚运会以来，杭州全面贯彻绿色办赛的要求，将“无废”理念融入亚运会的筹备、举办和赛后利用全过程。“目前已经形成具有杭州辨识度的‘无废亚运’品牌，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无废城市’建设的成效。”

本报杭州10月6日电

Pass”，将汇集更多服务市民、游客的要素、信息和服务。

毛根洪提到，依托于承办亚运会而进行的城市建设改造、环境治理、交通提级、场馆设施完善等举措，都将真正实现亚运惠民。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全民健身习惯、社会文明志愿的精神、公共服务能力等，也都将对城市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

人物



徐浩峰在话剧《搭手飞人》排练现场。

陈阳阳/摄

话剧《搭手飞人》以时空交错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于师徒、传承、情义的故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徐浩峰1993年上大学，赶上了诗歌黄金时代的尾声。“那时候，诗人还游走于校园，大学生在宿舍收留流浪诗人；每个高中都有摇滚乐队，大家拼的其实是歌词。我们相信只有笔和纸，也能干艺术。”

于是，徐浩峰对“练文字”这件事是有执念的，那也可能是整代人的特征。

不久前，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话剧《搭手飞人》首演，这是作为电影导演的徐浩峰的首部大剧场话剧。作品根据他发表在《收获》上的小说《白俄大力士》改编，以时空交错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于师徒、传承、情义的故事。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2001年和2003年，由他执导的话剧《北京无冬天》《这块儿的黎明静悄悄》，分别在北京人艺小剧场与实验剧场上演。

徐浩峰说，北京电影学院有个传统，从“第五代导演”再往前，学电影导演的学生同时把话剧导演也学了，所以在话剧能力上没有问题，“电影学院的老院长章诒和导演系系主任田凤，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是著名的话剧导演”。

但毕竟是一个电影学院，做话剧导演就显得有些“孤单”。“一方面没有这么一帮搞话剧的同学一起；一方面需要自己做话剧剧本，而我的修为还不够”。所以在写完两部话剧后，徐浩峰暂时停止了话剧导演生涯。

出乎周围人意料的是，徐浩峰没有立马转战影视剧导演或者编剧，而是写起了小说，一写就是快十年，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倭寇的踪迹》在2011年才诞生。这在中国导演身上并不常见，但徐浩峰觉得自己的选择不稀奇。

“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导演，很多之前是影评人或者小说家；苏联电影新浪潮的很多导演，也都以文字修养著称。所以，这不是我的奇思妙想，某种程度上算是继承。”徐浩峰说，“我们这代导演相信，先把笔头练好，再当导演。”

从大到大三，徐浩峰写了三年诗。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发表渠道，写诗只为自己；那时候打印贵，对学生来说比较奢侈，复印便宜些，于是徐浩峰把自己的诗先工工整整地抄到纸上，再去复印，装订成诗集。不过，诗集已经和大学时光一样，只留在了记忆中，“我有一个同学中年失败，退出影视圈，退出城市，回到家乡。他后来与同学们的交流，就是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诗——他一样得到同学们的尊重”。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徐浩峰的身份十分“斜杠”：从《倭寇的踪迹》到《师父》《箭士柳白猿》《刀背藏身》……他拍出了自己的武侠电影风格；除了给自己的导演作品当编剧，还曾凭借《一代宗师》获得2014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在北京电影学院当老师，还几乎每年都出版小说……终于在2023年，他重回话剧舞台。

《搭手飞人》中，当代一部武打片的首映日，一位电影厂老职工的儿子，向职工宿舍的保安道出这部武打片的故事素材来源，继而追溯到1916年天津武术界的一些比武事件。情节推进的过程中，天津武术文化的传说与典故、人情与品格，天津传统武术界的推手与大杆子技法，一一呈现。

拍电影时，徐浩峰要求演员“真打”，武打形态要以“打得有理、赢得漂亮”为标准，一招一式，“让武打呈现出古典建筑的理性”；到了话剧舞台，还打不打？“以前的话剧遇到打戏，往往模仿的是京剧，摆一个样子，慢慢打两下，或者转到台后。我想做一个突破，一是加长时间，二是加上速度和力量。”

徐浩峰发现，电影适合表现复杂的动作和招式，其实现实打斗中并没有那么多花样，往往两个人一搭上手，其中一人就飞出去了，也就是所谓的“搭手飞人”——这在话剧舞台上得到再现。看来，话剧有时候比电影真。

徐浩峰对天津武林尤其钟爱。话剧《搭手飞人》与他的《师父》《门前宝地》等电影一样，讲述民国时期天津武林的面子与里子、规矩与破局。徐浩峰母亲系中的一些人是旧时代天津社会结构中的主干人物，他姥爷的弟弟李仲轩则是天津武林中的人物。“由于家庭原因，我从小听到各种各样的传闻，长大以后有机会去掌握家族口传之外的一些社会资料，这样，慢慢形成了独特的题材”。

“百年前中国人的生活逻辑，是我作品的主题，我也一直从民间汲取养料。年轻时我大量采访自己爷爷辈的人，做了许多口述史文章，因此对民国时期有所了解，在这部戏中能够有所体现。”徐浩峰说。

什么是百年前的逻辑？徐浩峰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有时候道德比法律管用。“中国百年前的商业没有那么多纸面的契约，很多时候是口头承诺，没有物证，甚至连个人证都没有。但只要说了，就会兑现。证据可以被赖掉，有契约就有欺詐，但讲道德则不会。”

徐浩峰说：“我们这代人从校园走向社会，正是社会发生转型的时候。又过了几十年，我把这样的故事搬上银幕或者舞台，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他们又开始相信礼仪与道德，尊严与坚守”。

中学时代，徐浩峰在中央美院附中，先学国画又学油画，老师同学都预测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然而在毕业创作的时候，他又想当一个电影导演，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我最喜欢的身份，还是电影导演，这是我年轻时就有志向的。我几十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坐在监视器前。”徐浩峰说。



话剧《搭手飞人》剧照。

柴美林/摄

文化批评

如果说电影创作者能从最近几部国产文艺片的颓势中学到什么，或许就是不要凡事先怪观众、怪院线。

□ 杨鑫宇

近段时间，与春风得意的国产商业片相比，国产文艺片面临的市场反响，却是另一番景象。从暑期档算起，入围戛纳“一种关注”单元的《燃冬》、获得金爵奖最佳导演加最佳男主角的《不虚此行》、在平遥影展大获好评的《永安镇故事集》……哪部不是深孚众望？又有哪部不是惨败而归。

以票房论，这几部在电影界颇受看重的文艺片，票房最高2000多万元，最低的300多万元。正式在院线上映后，这几部作品的豆瓣评分，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细数比较集中的差评，有人觉得《燃冬》中的情感拉扯用力过猛、无病呻吟，让普通观众难以接受；有人觉得《不虚此行》对生死议题的探讨自说自话，显得悬浮、缺乏真实感；有人觉得《永安镇故事集》题材

“无废”理念为杭州亚运会添“含绿量”

(上接1版)同时，杭州亚运会还推出了“云上亚运村”低碳账户，鼓励“村民”通过光盘行动、垃圾分类、无塑购物等获取积分、兑换奖品。

在运动员村有一座“无废小屋”，大家可以凭低碳积分来兑换奖品。“垃圾分类一次，就可以获得10个积分，50个积分就能参与扭蛋抽奖。”一名“无废小屋”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有位运动员直接抽到了一个冲锋枪”。

除了凭积分参与扭蛋抽奖，在“无废小屋”还能学习到很多低碳小知识，而且这里的家具、摆设也都是通过废物回收后制成的。“无废小屋”成为亚运村的一道亮丽风景，是“村里”最受欢迎的地方。

“杭州亚运会遵循节俭办赛的理念，各类器材设备能租不买、能借不租，废旧物资尽可能再生利用、变废为宝。”曹建松说。

淳安界首体育中心场地自行车馆的木质赛道是用相来的赤松木拼接而成，赛后可以拆解，场馆则可以根据需要再次改造。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体育馆原有的5000多个座椅，经

“亚运惠民”成果亮眼

(上接1版)905个学校室外体育场地全部免费向社会开放，279个学校室内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放，累计入校健身人次超过965万。

“数智”城市建设也是“亚运惠民”的重要成果。杭州亚运会在筹备过程中形成了